

# 生命的延續

楷 梯

儘管同學們意欲把一年來堆理不清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早年存壓下的老問題——鑽深拓廣的放到討論會上去解決，然而兩天來的基石會議，仍不免的顯得忙亂。

我們一如往年的為隊的歷史與生命，隊的存在價值，特別是隊的路向與老朋友們的去留而惑然。

隊過去有輝煌顯赫的西貢劫歷史時期；可却不意味隊將有延綿無絕的生命。隊昔年建立時便冷靜的給我們的社會推翻了「太陽之下無新事」的平凡而又古老的企圖。事實上，每樣東西都在轉變之中，而世界又常有新的東西出現。八年來香港社會狀況的變異同樣的向隊鐵證了這一點。而對另一方面來說，我們對外界的知識，包括人或物的科學和世界的主觀關係不自覺地也都變換了。從現實客觀的改變，以及我們對外界知識的進展與需求看，隊今天的使命在那裏？它很自然的要跟着這些變化的路走了。

隊仍然面臨的一個考驗問題，也就是隊的存在價值問題。我們都曉得，從今日來看，許多的工作方針，許多的工作效果都不得不隨社會的轉變而有異了，而唯一不能轉變的是：每個參與的成員們所心須抱有的熱誠態度，那對他們參與期間裏盡量做好的大無畏精神。當一種風格在環境的配襯下失却了原有的意義，氣魄和衝刺力時，毫無疑問，得被別些嶄新而能相應於社會需求的形式所替代。能夠放得下舊的，才能有更新的發現。我們今天能夠做的就是嘗試去探遠一點，不是說一定能夠「做好一點」，而是要向未知的途徑前進。否則，隊將難免困陷於僵化了的形式中。而事實上，隊也不能逃脫於這種無間斷的重覆進化而存在。正是在這各種進化和轉變的互相影響中，它永恆的再生才孕育了出來。歷史上每個運動中，各個基本所共有的一點——一種逃避僵化的慾望，不正是因為嫌棄僵化於腐落的殖民主義體制下，我們才聚在一塊的嗎？

我們所迫切顧及工作上的：目的——形式；客觀性——主觀性；過去——現在；神話——事實等，這些都不是我們交談空洞理論與抽象思維所能解決有關隊命脈的問題。隊在今日社會中存在而能運用的具體行徑，要看我們要求的隊到底是個怎麼模樣的隊？復又要求於它所參與的同學們如何去分担隊明日的生命，也就是他們對隊所存的信念與願意奉獻給工作的勇氣，怎樣地悉心塑造我們所需要的隊了。

「老朋友們那裏去了？」月刊裏我們聽到這樣低低的垂詢。有同學認為這是由於某些環境上或因工作關係不得不離去的朋友們——他們底離去而起的連鎖反應；也有人說這是基於隊本身使命或工作上的進展，抵不上同學們本身思想認知上的進展。也即是說：「隊沒有把個人都安排到一個適合他的發展過程中。」這些的確確都足以形成隊嚴重的內部停滯。那麼，老朋友們，這個當務之急——如何有計劃地加速及刺激新朋友們的發展，及同時地再為自己對外界的認知和建立自己的思想系統再下工夫便是你們不能掉首不理的責任了。

我們得為保持隊獨有的生命力而繼續努力，該承受着傳統的優良部分，啟發着利用新形式的意識形態。曾經有過的缺點，可以用作警惕；前未曾的嘗試，也理應放胆作新的嘗試。在我們現階段的認識與能為中去闖我們自己的新路，只要勇於探索的精神不滅，只要真能打破隊現存的極限，隊豐盈的生命歷程將復燃起相當於西貢劫時的亮光。

讓我們以歡喜之情加上洗煉過的意志，去支撐隊搖擺的腿子和那疲乏的肺腑吧！

